

杜维明：维也纳之行——记第十四届国际哲学大会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阅读量：1042

导读：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及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将于2018年8月13-20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这是具有118年历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哲学学术会议第二次在亚洲，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本次大会的开幕式将于2018年8月1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此届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 Learning to be human”，体现了浓厚的中国哲学特色，这也是杜维明先生极力争取的结果。中国需要哲学，哲学更需要中国。适逢哲学盛会即将在华举办的激动时刻，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1968年参加维也纳国际哲学大会时的记闻录以迎接大会的开幕。本文根据需要对原文略有删减。



维也纳大学：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抵达维也纳是8月31日的下午。从欧洲最美的花园机场驰进市区的时候，刚逢薄暮，天气相当凉爽。在马德里还像是仲夏，经过3小时的飞行，就好似投入初秋了，一阵清新之感不觉涌上心头。两年前从柏林飞来的时候是晚上9点钟，那时到处都开着淡黄色的灯，“维也纳”这个名字顿然变成了神秘的象征。我们好像一对无知的幼童，怀着好奇和饥渴的心情，想在短短的几天中把这座向往已久的大殿看个清楚。这次我只身前来，不想再东奔西跑，只希望利用短短的十数天接触些西方哲人，增广自己的见识，开拓自己的心胸。维也纳变成了一大盛会的助缘。

9月2日的上午10时，第十四届国际哲学大会正式在国家歌剧院揭幕了。奥国的元首乔纳思（Franz Jonas）博士亲临参加，主席由维也纳大学的哲学家盖伯律尔（Leo Gadriel）担任，第一篇演说由德国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的教授伽达默尔（Hans Gadamer）提出，题目是《论理智的力量》，用德文宣读但附有英文的译稿。他建议哲学家应当是为理智服务的专家学者，哲学家的主要

职责是拓展人类理智的境域，使人类对自己的环境、命运、前途都有一种反省的了解。但是，哲学家不能独占理智，不敢自居为理智的发言人，因为“我们不能由单一的途径而获得如此伟大的奥秘”。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二十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曾师从海德格尔，对诠释学贡献甚巨，代表作为《真理与方法》



《真理与方法》【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著

当天下午，在维也纳大学的大厅就展开了一场论辩，题目是《马克思及现代哲学》。按照大会的规定，德文、英文、法文是官方语言，因此备有耳机可以同时聆听其他两种语言的翻译。这场论辩的性质由哲学转入政治，焦点集中在俄国代表奥斯曼（Oiseman T. I.）的论文。攻击他的任务不来自西方世界，而来自东欧共产集团要求民主独立的国家，如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俄国最近武装占领捷克的事实，变成了攻击的真正对象。从俄国代表们的反应，也可以看出一

些在国际学坛上交战的艺术和限制。俄国的代表大约分成两类，一类是莫斯科及其他大学的教授，一类是政府指派的特务。教授们都有委曲调停的本领，偶然还获得一些掌声。特务们就只能红着脸，狠着心，把早就准备好的稿子拿来宣读。喉咙都叫干了，但终于还是被嘘声和笑声哄下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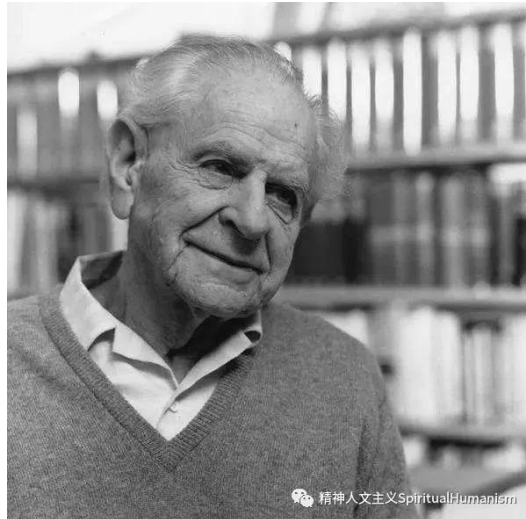
9月2日的晚上，由维也纳的哲学组织举办了一个盛大的酒会，席设维也纳大学的宴会厅。环厅而立的是维也纳大学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半身雕像——都是杰出的教授与学者。和来自60多个国家的哲学代表相聚在这名闻全球的学府之中，饮酒谈天本来是极热闹的场所，但寂寞生疏之感却油然而生。奥国的葡萄酒确实不坏，几杯下肚之后，我这个好像是带了一把二胡来参加世界交响乐团大合奏的陌生人，也健谈起来了。我想印度音乐大师拉维·尚洽（Ravi Shankar）的路数是对的，我们不能只是想去“适应”，我们应当先重建自己的“认同”，即使我们暂时没有真正的国际知音如门纽兴（Y. Menuhin）之于印度音乐，那只是机缘。我们能否诚实地欣赏自己，才是最吃紧的问题。能够幻想总是幸福的，在不觉中已是杯盘狼藉的时分了。



198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期间汤一介、李真、杜维明合影

二

从9月3日到7日短短的5天中，一共举行了5场全体大会8场中型集会和十几场分组讨论。全体大会都在早上举行，每次共三小时。先由名哲人宣读论文，继之以专家讨论，最后由与会者自由发言。9月3日的专题是“精神、世界与历史”（Geist, Welt und Geschichte）。宣读论文的共有4位，分别来自西德、法国、意大利及英国。英国的代表波普（Karl Popper）所发表的论著题为《有关客观心灵的理论》。



卡尔·波普尔（1902-1994），二十世纪奥地利著名哲学家，提出证伪主义，认为一切从经验得来的假说、命题和理论都不是科学的，除非它们容许反例存在的可能。代表作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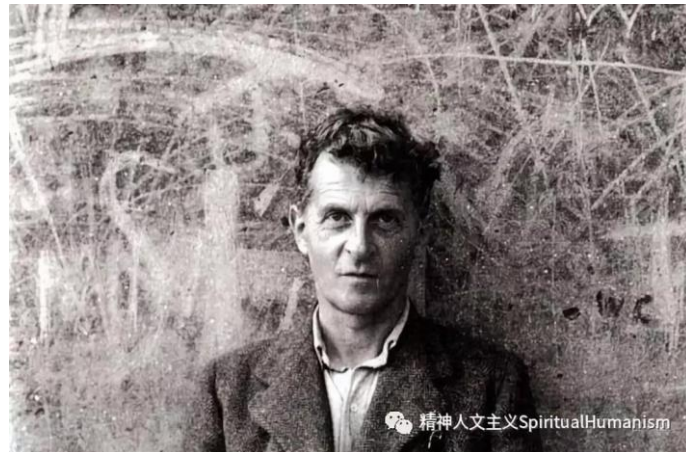
4日的专题是“自由：责任及决定”（**Freiheit: Verantwortung und Entscheidung**）。在3位宣读论文的哲人中，法国的利科（**Paul Ricoeur**）最受崇敬，他冷静而有系统地把“决定”、“责任”及“自由”三观念的连锁性，以西方哲学的传统，尤其是黑格尔的理论为对象，阐述得非常清晰明朗。5日的专题是“语言：语义学及诠释学”（**L. Sprache: Semantik und Hermeneutik**）。用英文宣读的论文极少，主持的先生即是前面提到的海德堡教授伽达默尔。6日的专题是“哲学及意识形态”（**Philosophie und Ideologie**）。美、俄、东德及奥国的学者都分别宣读论文。表面上是探讨哲学与观念形态的关系，实际上是美、俄两国哲人及德、奥两国哲人一方面想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又想表现客观精神的拉锯战。7日的专题是“哲学及自然科学”（**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英国牛津大学的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以《哲学及科学方法》为题，承认30年前逻辑实证论的哲学立场确实太过狭隘，并宣称科学哲学的责任是讨论一般原则，如科学解析的特质，理论概念的合法性，科学模式的角色，理论与被观察的事实两层次间的分别以及科学假设必须满足的条件。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法国著名哲学家、当代最重要的解释学家之一，代表作品为《历史与真理》

三

另外两个中型集会确实也充满了音响与愤怒，但都有极深的意义。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布伦塔诺（Brentano），这两位现代哲学的开派大师都曾与维也纳有过深厚的关系。在他们发迹的文明故都讨论现代哲学史上与他们有关的两大公案，自然非常适当。3日下午的论题是“布伦塔诺，心理哲学以及现象学运动”，由美国布朗（Brown）大学的教授契松（Chisholm）发表论文，西德的朗德格雷贝（Landgrebe）及捷克的帕托茨卡（Patocka）担任主席。契松的论文受到了许多批评。耶鲁大学的芬德莱（Findlay）教授认为，他把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看得过分简单；另一位费舍（Fischer K.R.）教授认为，他没把布伦塔诺的意思抓住；有位名叫田锐（Terrell）的先生，甚至说他把布伦塔诺的德文原稿中相当紧要的一段译错了。契松在美国是声望很高的哲学家，他的态度虽然极冷静，但是碰到这许多严厉的批评，也有些招架不住的难色。真正的学术论辩，有时是冷酷无情的，打倒权威也是后起之秀的责任。不过，有可观的学术水准为依据的针锋相对，和理不直而气壮的叫喊自然大不相同。



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年—1951年），二十世纪杰出的数学哲学、语言哲学、精神哲学家，代表作为《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维也纳集团及分析哲学”（Wittgenstein, der “Wiener Kreis und die analytische Philosophie”）的讨论会是在4日下午举行的，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柏莱克（M. Black）、奥国的克拉夫特（V. Kraft）以及前面已经提到的芬兰逻辑学家莱特共同担任主席。波兰的渥尼耶维克斯（B. Wolniewicz）提出《维特根斯坦及卡尔纳普》的论文；美国的凯特（D. Keyt）提出《维特根斯坦，维也纳集团及精神概念》的论文；英国的马可库勒思（B. Mc Guinness）提出《维特根斯坦及维也纳集团——1929至1931》的论文。根据他们的讨论及礼赞，维特根斯坦不但是一个学派的祖师，而且是现代哲学的恩师，没有他的贡献，现代哲学或许还在盲目的摸索中呢。于是维特根斯坦这名字，在维也纳大学容量最大的礼堂（Auditorium Maximum）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特别把英国牛津的艾耶尔（A.J. Ayer，前面已提到）从观众中请上台来发表意见。艾耶尔原先属于“维也纳集团”，而且是把这套思想介绍给英美学人的功臣，但是他的立场和维特根

斯坦不很相同，更不愿意一般大众尊奉维特根斯坦为“维也纳集团”的发言人。他不但否认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集团”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而且宣称有些“集团”中杰出的分子，根本不肯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念。哲学界中当然也有“吃醋”的心理因素，但在争取哲学立场或者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客观精神还是不能舍弃的。因此，尽管艾耶尔的言辞之中带着浓厚的感情因素，他的立论仍是建筑在实例上，他的私见并没有披上权威的外衣，而是清清楚楚地和可以验证的事件分开来陈述的。这种学术的真诚，值得我们钦佩和效法。



■ 弗朗兹·布伦塔诺 (Franz Brentano, 1838—1917),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意动心理学派的创始人。 ◎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弗朗兹·布伦塔诺 (Franz Brentano, 1838-1917),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意动心理学派的创始人。

四

如果全体大会是哲学权威散发影响力的场合, 中型集会 是哲学前辈争取发言权的场合, 那么分组讨论才是哲学同好交换意见的最佳良机。分组讨论一共包括了 13 个范围: 一、逻辑; 二、知识与科学的理论; 三、语言哲学; 四、本体论与形而上学; 五、伦理与价值哲学; 六、美学与艺术哲学; 七、自然哲学; 八、文化哲学; 九、历史哲学; 十、哲学的人类学; 十一、法律哲学、社会哲学及政治哲学; 十二、宗教哲学以及十三、哲学史的研究。在这 13 组中, 我参加了“宗教哲学”及“哲学史的研究”两组。前者只是旁听, 后者则宣读了一篇有关儒家哲学的论文 (编者注: 杜维明发表《对儒学的一种整体研究》(英文), 载《十四届国际哲学会议文集》, 维也纳, 1968 年 9 月)。“哲学史的研究”是分组讨论中范围最大的一组, 因此又再分为 12 个项目, 包括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纳、康德、莱布尼茨、罗士米尼、黑格尔、费尔巴哈、亚洲哲学、其他等项目。“亚洲哲学”由日本哲人藤田主持, 台湾旅美学人张钟元先生和旅德学人萧师毅先生也都分别宣读了有关禅宗及阴阳问题的论文。“宗教哲学”组的人数不多, 但芝加哥大学教授克芮则 (R. J. Kreyche) 提出的论文却非常精彩。看起来, 这门在哲学界还相当年轻的学问, 不久就会变成一大

王国。因为随着比较宗教学的浪潮，许多哲学上的大问题如体验与思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都有重新估价、重新讨论和重新解析的必要。

从分组的类别来观察，哲学界所论及的范围已不是任何一派甚至一个文化区域可以包罗的了。哲学家的兴趣已经伸展到数学、电脑、经济、政治、社会、艺术、宗教各种不同领域之中。哲学不可能只扮演“科学之后”的角色，更不可能只限在“语言分析”的范围里。哲学的重心是否已从欧洲大陆转移到英美还是一个悬案。我觉得欧洲的学者多半精通英、德、法三国语文，一般的美国学者就只略读德、法两种文字，因此在知己知彼的战略上，欧洲的学者似乎仍占上峰。“亚洲哲学”也许是第一次列入讨论。大体而言，美国学者对这方面的兴趣比较大，是否了解比较深刻那就很难说了。从亚洲前来的哲学家，以日本和印度占绝对优势。日本哲人以专攻佛教的最出风头，印度哲人则多数是研习婆罗门教的专家。但是，亚洲人士参加现代哲学部门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台湾旅美学人成中英先生就参加了“知识及科学的理论”一组，宣读了一篇有关“科学理论”的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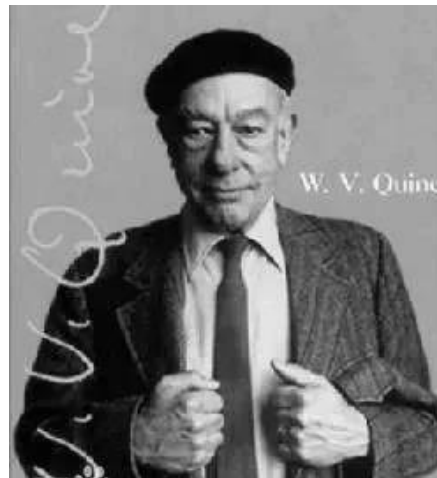


成中英，著名旅美学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代表作为《易学本体论》、《儒家哲学论》

五

第十四届国际哲学大会虽然在 9 月 9 日正式地结束了，各地前来的代表都纷纷离去，但是从 9 日到 14 日由维也纳大学会同奥国哲学界举办了一连极富教育意义的演讲。我特别多留了 3 天，听到了哈佛大学蒯因（Quine）教授有关知识论的新见解，也欣赏了西德的布洛赫（Ernst Bloch）和法国的马塞尔（Gabriel Marcel）两位大哲人的神采。我原以为自己对哲学家的浪漫崇拜早已随着童年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当这两位年届古稀的人物披着满头银发，带着微笑，曳着缓慢的步子，在热烈的掌声和期待的注视中登上讲坛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刚刚在眼前呈现的不只是哲人，而是哲学的化身，我们的喝彩声也不只是一时的礼赞，而是历史的见证。当然，在生前享受荣华的幸运者，常在短短的数年间就被遗忘了，而在寂寞中死去的悲剧英雄像王夫之、章学诚或克尔凯廓尔（Kierkegaard）反而能够流芳百世。也许我当时的感觉只是一时的兴奋，但是完全由衷的喜悦和欢呼总是难得可贵的。我参加过不少热闹的场所，但是不管旁

人多么疯狂，我常是冷静的旁观者。这次算是例外，即使我是木石，至少我曾被大哲人的“精诚”所感动。我深深地觉得，像布洛赫和马塞尔这种哲学的化身，确是五四以来台湾最需要，可惜也最缺乏的“现象”了。



蒯因(1908—2000)，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代表作为《语词和对象》、《本体论的相对性》



王船山（1619—1692），明末大哲学家，明亡后，誓不降清，隐居在湖南衡阳之石船山埋头著述，遍注群经，其思想学说在二百年后经曾国藩等人大力提倡而大放异彩。



湖南岳麓书院船山祠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9月12日上午十一时半，我乘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从维也纳经过比利时直飞纽约，只不过10多个小时的旅行，就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时许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了。20世纪的技术发展早就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但是人的心灵还是必须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的关联中一点一滴地呈现自己、完成自己。心灵的路程是没有捷径的。

1968年9月

原载于《大学》杂志11期，1968年11月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TpuPWBE3qIbOFSgHj-bvNg>